



更多博物档案，扫码上封面新闻。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更多精彩内容

人物简介

裴铁侠，成都人，现代泛川派琴家。师承张瑞山弟子程毅，其琴风恬静冲淡，古朴自然，有虞山余风。主要著作有《沙堰琴编》和《琴余》等。

1937年，裴铁侠与川派琴家喻绍泽等成立“成都律和琴社”，1947年又发起“秀明琴社”，汇聚琴友，当其雅集时期也接待过查阜西、胡莹堂、徐元白等其他各地著名琴家。裴铁侠家住成都少城同仁路，是一所异常幽静的大庭院，堂屋前有两棵榆树，自称双楠堂。又因裴铁侠及其夫人沈氏藏有唐代雷氏所制一大一小两张雷琴，故裴家亦称双雷斋。遗憾的是，1950年初夏，裴铁侠与妻子沈梦英双双去世，留下一段悲壮之谜。

裴铁侠一生收藏古琴不少，除唐代大、小雷琴外，还有宋元明清各代古琴20多张，均属上品，包括唐琴“古龙吟”、宋琴“龙墩”。裴铁侠将大、小雷琴与“古龙吟”、“龙墩”并称四唐琴。据称，“龙墩”现藏四川大学博物馆，“古龙吟”流落于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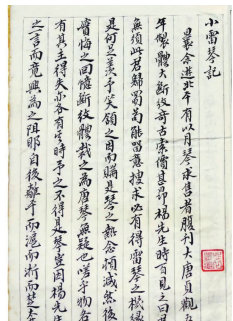
（明）引凤琴仲尼式百纳琴。四川博物院藏。



1937年重九日成都琴人雅集欢迎阜西、胡莹堂两先生留影。



大雷琴记手稿。



小雷琴记手稿。

川派琴家裴铁侠与雷琴的传奇命运一直是中国现代琴学史上的著名学案。裴氏购藏雷琴之真相、雷琴之真容、焚琴玉碎之缘故等诸多历史细节长期扑朔迷离。成都新发现的《大小雷琴记》为破解疑云，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大小雷琴记》由“大雷琴记”和“小雷琴记”组成，系裴铁侠四子裴元翰抄录，共9页。1至3页为“大雷琴记”，5至8页为“小雷琴记”，4、9页为空白页。两篇短文详述购藏大小雷琴的经过，多次使用主语“予”，应与双雷斋主人裴铁侠有关，但书写风格与“引凤”琴（四川博物院藏）所刻裴铁侠字迹相差甚远，加之有“墨生”按语，文稿首页钤朱文方印“裴墨痕”，推断为裴铁侠四子墨痕抄录其父文稿。

大雷琴 叶氏所藏 加价买得

“大雷琴记”详细记述了裴铁侠购藏大雷琴的经过：大雷腹有“大唐雷霄制”印，通体细牛毛断纹，清古，旧为成都天阊阁王氏所藏。相传叶氏获于成都西门外旧宜菜氏，同见者王君分得此琴琴囊一具，持赴沪上，售价数百金。当时海内嗜琴者，余于以知成都叶氏雷琴焉。予于民国九年返川，闲居寡欢，访琴自怡，知叶氏雷琴而莫缘得见会。叶君建梧（介福之孙）任职少城公园事务主任，将雷琴陈列展览，因得快睹其雄伟之姿，并得一弹阳春曲，举向所见称为雷氏琴者，盖鲜有其比矣。后建梧欲寻其父惜琴乏于资，挽刘君种云以雷琴介于余，质五百金。余以价数多寡姑不论，琴面略有脱落，非修补不能保存。盖虑风湿浸入，古木质将成灰炭无已。则添价归余，以便修治。叶君以先人所保拒，未成说。又五年种云复携来求售，则七弦一线腐坏，竟不能弹奏。叶氏以既不能修治，终难保有先人之遗，不如售之耳。余既得藏是琴，并获小雷，因以名斋且允叶氏为记，俾叶氏保存三世之德亦彰。

小雷琴 千年名物 辗转多人

“小雷琴记”记述了鉴定小雷琴的经过和原持有人信息：裴余游北平有以月琴求售者，腹刊“大唐贞观五年制”，体大，断纹奇古，索价甚昂，杨先生时百见之曰：“君无须此。君归蜀苟能留意搜求，必有得雷琴之机缘，是何足羨。”予笑领之因而购是琴之热念顿减，然后实悔之。回忆断纹，体裁之为唐琴无疑也。嗟乎。物各有其主，得失亦各有其时，予之不得是琴因物先生之一言而竟兴为之阻耶。自后离平，而沪而浙而楚，奔走道途，于民国九年始获归息家园，罢绝交游，明窗净几，静默一室，终以是琴之不获置我案头为恨也，然证知杨先生之言竟验于十年之后耶。小雷初为清游宦葛氏所室，继又为嗜古者某氏所藏。某氏携书携琴，称为宋琴，问何以知为宋物，则以原有宋锦袋面上刻丝篆宋人名字为证云。俟价留置之，细视腹中似有题识，用鬃刷轻扫其尘垢，先见“开元”二字，陆续辨识，则为“开元十年西蜀雷氏”，以下都已为风尘侵蚀，莫能认识矣。嗣又于右侧腹见“天宝”二字，当时虽亦惊喜，出于意外，然必为唐代，且为唐代之雷氏所制，似又非可以模糊数字而为千年名物也。至于断纹、木质、声音虽亦复映证其年代近远，究属考古者之臆测，亦未敢拟为必然，必先有其一焉。曾为先代名士大夫所鉴定，又为海内名琴比拟所不逮，庶几互参较定，为不虞也。夫古今贤材不出世，其出世而能显赫于当世者，其德类不孤。是琴来不一月，而叶氏之大雷出售，竟同归于我斋，物聚于所好欤，千里马因伯乐而常有款。大雷琴之得以互证而益明，盖亦有数存焉者矣。

曾藏撰文 隐喻裴铁侠夫妇

抄写者裴元翰，字墨痕，裴铁侠四子，著名竹琴表演艺术家，长期协助父亲整理文稿。民国二十七年花朝（1938年3月13日）裴铁侠就命裴元翰，将“杜陵抱履契之怀，老无所施，将赴成都，指点沈溪，寄情幽独，大有终焉之志。余筑琴堂于沙堰，沿溪绿竹茂，亦足以畅叙幽情，而此琴修葺适成，因名以志之”之句录于宋琴“竹寒沙碧”之上（四川博物院藏）。关于裴铁侠获得小雷琴的经过，宋奇亮、严晓星、杨典等人均认为得自沈靖卿，都引用曾毓《双雷引》序为证据。叙永曾毓为黄侃门人，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教授，与林思进、谢无量、裴铁侠、程千帆等交往颇多，有《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中译本传世。他用唐人裴桐小说集《传奇》中裴航与云英隐喻裴铁侠夫妇，其序言大意是：成都名宿沈靖卿，家藏有百纳古琴一张，弥留之际交代女儿梦英：“如有人擅弹此琴，便随琴与之为夫妇。”成都诸琴师无人能弹，但琴在裴铁侠手上，马上发出清越悠扬的旋律，令沈梦英为之叹服。曲高和寡，知音难觅，沈梦英不顾自己与裴铁侠相差30多岁的年龄，毅然嫁进裴家。

琴隐

裴铁侠与大小雷琴今记

□刘振宇文图



（宋）竹寒沙碧琴 仲尼式。四川博物院藏。

以身殉琴 一代古琴大家孤绝谢幕

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精善古物的沈氏名家共三位，按出生年月排序，依次为沈贤修、沈靖卿、沈澹庵。三人中唯有沈靖卿符合相关要求。浙人沈靖卿原名志泽，号蛰庵，晚年改名中。以授馆、刻印、鬻字为生，精善古物，所蓄金石、书画、古琴甚多。1942年9月病逝于成都。沈氏藏琴中以“竹友”最为珍稀。裴铁侠获得此琴后改“竹友”为“引凤”，并于庚辰秋（1940），将更名缘由镌于琴底龙池处，“引凤质合竹桐，相传为五代时物，旧藏家命竹友，志其表也，而未曾铸，若有所待。余时悼亡丧偶，百忧之中获此珍异，因取竹桐兼喻之义名之，感吾生之未已，寄遐想于飞仙。”

由此段铭文可知，裴铁侠与沈靖卿关系密切。与沈梦英结婚之前，裴铁侠即已拥有此琴。曾毓在《双雷引》中将“引凤”琴误作“小雷”琴，虚构了一段沈翁临终嘱托的故事。《今虞琴刊》1937年10月已发表双雷斋藏大小雷琴照片，此时沈靖卿尚在人间，“竹友”琴仍在沈家，根本不存在沈梦英携小雷琴相赠之事。

大小雷琴 尚有照片存世

关于裴铁侠购藏大小雷琴的时间和先后，由新发现的“小雷琴记”中“夫古今贤才不出世，其出世而能显赫于当世者，其德类不孤。是琴来不一月，而叶氏之大雷出售”句，可知是先获小雷，再得大雷。

1936年7月14日，裴铁侠致查阜西札谈及大雷琴，云“叶氏旧藏大雷琴一张，为雷霄制，当时晚名遐逝，今尚在。其琴甚古朴雄伟，昔在北方所闻称为雷琴者，均不类此，此为成都第一琴矣”。由此可知当时尚未获得。此后不久，裴氏将双雷琴并列拍成照片寄与查阜西，刊登在《今虞琴刊》。最晚在1937年10月，裴氏已获得大小雷琴，改高号为双雷斋。

与《大小雷琴记》抄本同时发现的还有民国照片一张，照片中分为两古琴，均为仲尼式，体长相同。右侧古琴旁有隶书题记三行：大雷琴，仲尼式，通体蛇蝎断纹。长木截尺三尺九寸，合英尺四尺九寸五分。腹刊楷书“大唐雷霄制”五字。龙池下篆书“新安氏善吾”六字因章，方形二寸五分。

左侧古琴旁也有隶书题记三行：

生活服务广告 86969860 86969954 代办点 寻找全省业务代理

公告·遗失 成都市青白江区交通运输局公告 清仓公告 招租公告：成都九建祥和里48号商铺出租

招租公告 成都天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出租高新区二江寺、滨江社区商业服务综合体商业用房

公告 住宅小区全体业主：我公司在简阳县普兴镇风华路301号修建的“恒大岷江新城二期”项目已建设竣工

公告 尊敬的“武海·新街坊”业主：承蒙您对本公司“武海·新街坊”项目的厚爱和

公告 寻找全省业务代理 江苏成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公章编号5101075703707